

聊斋闲品

名家新篇

默默的自卑

柯云路

坐下来

周海亮

朋友给我讲他的故事：每天，他都要亲自驾车去上班，一个固定的时间段，经过一个固定的路口。经常，在那条路上，他会遇到另外一辆车子，时间久了，便记下了对方的车牌号。

两辆车，一前一后，便有了摩擦和不快。那段路处于近郊，来往车辆不是很多，加之开车的又是两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摩擦和不快便一天一天升级。要么后面那辆车强行超车，要么前面的车子故意将车速压得很慢，要么你别我的车子我别你的车子，要么两个人并排着开，彼此怒目相对。甚至有一天，两个人一边开车，一边打开车窗互相骂起了粗话。

朋友说那段时间，他砸了对方车子的心思都有。可是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两个人竟然坐到同一张桌子上。是饭局，因为一单生意。他们竟然有一位共同的朋友。

吃饭，敬酒，谈生意。两个人很快成为朋友，各自为以前的错误道歉。朋友说那是真正的道歉，绝没有一丝的客套或者不情愿。摩擦很快消解，两个人都认为，这以前，他们就像两个无知的孩子。

朋友说幸亏有了那位认识他们的朋友，幸亏有了那单生意，幸亏有了坐到同一张桌子上的机会。否则，时间久了，真说不准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来。

朋友的话是对的。我知道，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很多事情，都是靠“坐下来”解决的。坐下来，敬一杯酒，说一句话，摩擦或者芥蒂，可能就不存在了。所以说外国人的事情是在谈判桌或者法庭上解决的，而中国人在酒桌上几乎可以摆平一切。话说得有些夸张，但绝对道出了两种文化的差异，道出了我们不同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处事习惯。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只要不是违法的“暗箱操作”，酒桌上解决与谈判桌上解决都是一回事。我们要的是事情的结果而不是解决事情的过程，并且，无疑，“坐下来”解决，更多了一种中国人的人情味。毕竟笑吟吟的推杯换盏，远比你死我活的刀光剑影要好得多。——尽管有时候，这样的饭局酒局也会令我们心烦。——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可是假如没有“坐下来”的机会呢？像我的那位朋友，会不会因为摩擦和不快的日积月累，不会在某一天里因为一时冲动，果真做出了什么傻事，从而把两个人推向不可挽回的地步呢？这种可能，肯定是存在的。

所以我常常想，其实，当我们与陌生人发生摩擦时，只需要提醒自己一下，你们可能终究是要“坐下来”的。既然终究要“坐下来”，那么现在的摩擦和升级，也就成了以后“坐下来”的负担；或者，试想此时的你正与对方坐在同一张饭桌上，你正站起来为对方倒一杯酒或者对方正在为他做过的傻事向你道歉，那么无疑，你会变得宽容很多——只要不是什么深仇大恨，都可以假设“坐下来”。

当然，这样一来，你们也许就没有必要“坐下来”了。这很好，既然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又何必坐下来？

默默是外企白领，品貌端庄，在恰当的年龄找到了恰当的对象，身边朋友都说两人很般配。恋爱两年，已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若说默默还有什么不放心，就是总觉得男友有点“花心”。两人一起上街，默默常发现男友对漂亮女孩目光流连，也因此多次口角。男友总是一脸无辜，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看上两眼还算事儿吗？默默也觉得自己不该这么小心眼。所幸她与男友同属一家公司，每天上下班出双入对，很便于“监控”，因此一直以来相安无事。

不久前公司进了新人，提前贴出新聘人员的名单。那天男友似乎有点压抑不住的兴奋，说新来的安琪是个美女呢，复旦大学毕业，在学校就是风云人物。默默心里很是不爽：还没见面呢，你连人家叫啥名字都记住了？几天后新人们来上班，现身的真人比照片还要夺目。

接下来的发展让默默有了心事：安琪竟被分到市场部，和男友面对面办公；而自己所在的人事部虽说和男友在一个楼层，办公室却隔了好几间；出出进进的，常能看见男友和安琪有说有笑，默默虽然面上不说什么，心里却忽忽悠悠，担心“失恋33天”的故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安琪除了漂亮，能力也很抢眼。公司无论是郊游还是聚餐，只要有她，一定是众人瞩目的焦点。看着男同事追寻的目光，默默体会到了什么叫“万千宠爱于一身”了。当然，也不全是正面评价，几个女同

事就对安琪不大看得惯，背后议论她行事太过招摇。默默试着把这些议论与男友分享，男友却说这些人纯属羡慕嫉妒恨。

打击来自去年底公司组织的卡拉OK比赛，喜欢唱歌的默默私下里练习了多日，却只得了多数人都能得到的“参与奖”。轮到安琪站在台上，刚刚亮出歌喉，底下就是掌声一片，小伙子们尤其叫得起劲。没有任何争议的，安琪得了第一。看到安琪抱着奖品站在台上，默默心里酸酸的，她第一次感到深深的自卑：与安琪相比，默默觉得自己相貌不如她，学历不如她，影响力不如她，很担心男友被安琪“挖”过去。她在纠结中写信，向我讨教方法。

年轻人恋爱时会相互比较，也会吃点小醋，这都是正常现象。

让我注意的是默默的自卑，这恐怕也是许多年轻人在婚恋中面临的问题。

其实默默大可不必这般纠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漂亮女孩多看两眼是绝大多数男人的正常心理。作为女友遇到这种情况会不愉快，也是绝大多数女人的正常心理。在正常范围内，男人见了美女想看但会有所顾忌，比如顾忌自己的公众形象或女友的感受；同样，男方多看了美女几眼，女友虽有不快，但也会顾到场合、教养及双方的关系，将不快抑制或尽量少说。一般情况下，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但若一方反应过度，则会使彼此关系产生裂

痕：比如男方毫不顾及女友的感受，甚至指责女友小气，或者女方不依不饶，数落争吵，都会使矛盾升级。

上面讲的是问题的一般性。默默遇到的情况恐怕“严重”了一些。

男友与美女面对面办公，且关系密切，她担心男友“移情别恋”。

根据我的经验，默默的担心很可能是多余的。以安琪的资质与美貌，对男友的标准肯定低不了，她对一起办公的男同事根本没有别的意思。而默默男友的所谓“兴奋”，更可能纯属正常，不过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而已。嫉妒会把爱情的“风险”放大一百倍。当女孩被自卑和嫉妒同时控制时，她的任何比较都可能只看到对自己不利的方面，智商也随之降为零。

默默倒该想想为什么周围的朋友都说她和男友很般配？如此大的世界，为什么男友会选中她？他们相恋两年并且开始谈婚论嫁，一定是原因的：她的品貌，性格，教养，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她对男友优长之处的欣赏和对她弱点的宽谅，在他那里一定是无可替代的，就如同他在她这里是无可替代的一样。明白了这一点，就多了自信，就不会对男友身边的美女反应过敏。那些莫名的怀疑和限制只会适得其反，既破坏了自己的形象，也伤害了他的自尊，甚至把本来没事儿的关系变得有事儿。在这里，放松和宽容是最佳策略；同时，外松内紧，防患于未然。



太行老屋(速写) 吴志恩

新书架

《病人看病 医生看人》

李丽珍

这是一本有着近30年临床经验的心内科医生的手记，文短而情长。作者以生命参与者、旁观者的身份，时而冷静时而激情地记录下白色医院里的多彩人生。书中有医生，有患者，有欢笑有泪水，有生的苦痛也有死的洒脱……作者的语言朴素柔软，文笔温情悲悯，笔下人物个个血肉丰满，呼之欲出，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作者爱玛胡，某三甲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生，从事临床工作近30年。一直以医生治的不是病，而是生了病的人。不管外界环境如何，她都希望能做感同病患者的医生。爱玛胡真切朴实的文字，笔下鲜活的人生，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人体会了何谓悲天悯人，什么是跳出悲悯外的思考。

日抓？”大爷说：“不怕。”于是大爷便有了个新名“朱大胆”。

乡亲们担心不无道理。没过多久，驻在郑州的日军特务酒井小队亲自带人，将在京水地里干活的大爷（此时他依旧穿着那身破军装）戴上手铐脚镣抓走了，徒步押送到位于郑州北大街清真寺的酒井特务队的牢房里。在牢房里，日军特务用辣椒水、老虎凳和电椅子等刑具拷问，多次审问他是谁指派他送信带队打日军的。他无论清醒时还是昏迷时，始终就一句话：“老天爷派的……”

1948年10月，郑州解放，战事甫停，大爷戎装返乡。这次穿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腰里别个“二八盒子”，身后跟一个通讯员，逢人就介绍说：“这是解放军连长朱恪仁。”

多年来下落不明、生死不知的大爷竟这样“光宗耀祖”，让朱家男女老少喜极而泣，把村民们都惊呆了。原来，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后，监狱无人看管，大爷戴着手铐铁镣逃了出来。之后地下党介绍他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恪仁携两把手枪，辗转征战于荥阳山区，奋勇拼杀在黄河南岸。先为县大队长，复任独立连长。1948年10月，投身郑州战役，冲锋陷阵，屡立战功。

不久前，叔叔和父亲、姑姑们商量着，要在今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纪念日，在朱家老祖坟里，给大爷立一块碑，把他的传奇人生刻石铭碑，告慰大爷的在天之灵，也令我们后人永志不忘。

烟花夕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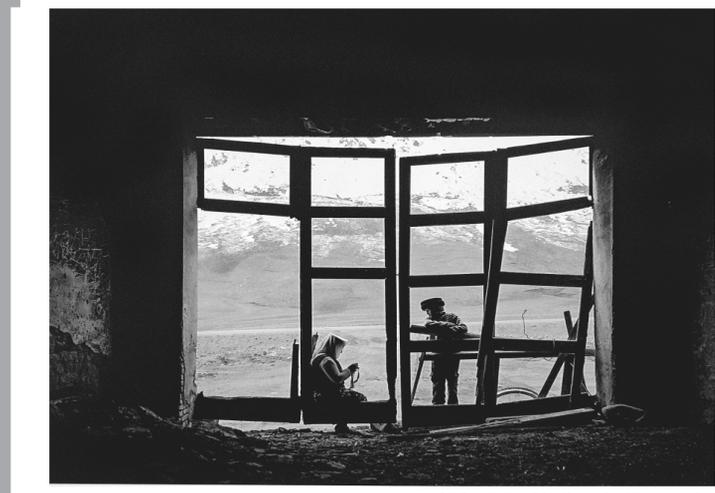
大爷“朱大胆”

朱广健

据《邙山区志》记载，1938年6月6日，日军侵占开封，逼近郑州。6月9日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水代兵”阻止日军西犯。处在花园口东南数公里之近的京水镇一夜之间被黄水冲毁了三分之二。但是，肆虐的黄河水冲到我北面几米处，却不再向南泛滥而调头向东一泻千里。原本准备组织扒房并带全家逃难的爷爷，感到非常意外。上世纪70年代我在郑州28中上学时，教数学的欧阳老师曾说过一个歇后语：“京水街扒房，河逼（何必）哩。”

1938年国民党新八师由古荥镇移驻京水镇。1941年10月1日早上，日军从东边的中牟渡过黄河后，刚到京水村边，便被大爷发现。他立即跑到村东头国军的驻地报告。国军随即调集一个连的兵力，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但经不起日军的重机枪和大炮，国军一连人死伤大半，日军遂开进县里。

大爷没受伤，回村时穿了一身在战场上捡的国军军装，还告诉乡亲们“总算把老日打跑了”。村民说：“你真胆大，还敢穿军装，不怕老



生活在戈壁滩的儿童(摄影) 李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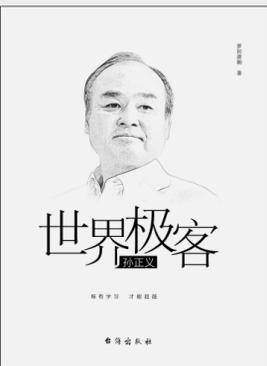
父亲的哥哥，在我老家一般不称“伯父”而叫“大爷”。我大爷生于1923年，比我父亲大三岁。大爷是1965年6月病逝的，时年我6岁，记事甚少。只知大爷的一生短暂而惊险跌宕。印象最深的是家门口那块“军属光荣”的牌子。对大爷更多的了解，是通过父母、叔叔们和姑姑们时常回忆。

我的老家在郑州北部惠济区花园口镇，一个名为“京水”的村庄。民国初年京水村已有数万人口，成为郑州北部的第一大镇，当时有“小郑州”之称。

爷爷和奶奶共生育了五男二女7个子女。为大爷取名朱恪仁，小名朱喜顺。大爷天生胆大，秉性倔强。初小文化的他能言善辩，常主持正义，好打抱不平，不怕得罪人。有一次，大爷在门口看到外乡一个卖鸡娃的，一副无精打采、无奈无助的样子。一问方知，同村的张某使用赊账的方式买鸡娃。过了一段时间，外乡人来村收鸡娃钱，但张某以鸡娃死了几只为由赖账。张家在京水村是个大家族，人多势众。但大爷并不胆小怕事，他亲自找到张某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最终说服了张某，解决了一场买卖纠纷。

还有一次，大爷做错一事，惹得脾气不太好的爷爷非常生气，除了打骂外，还要严厉处罚——“活埋”。坑挖好后，用草席把他整个卷起来，头朝下，准备扔到坑里。但大爷面子不改色，一不喊屈，二不求饶，一副敢作敢当的样子，任凭家长处置，弄的爷爷下不了台。若非奶奶和俩姑妈在旁哭诉求情，尴尬的局面还真难收场。

连载



光的正义，心想：“三木家的儿子是个很聪明的孩子，考上久留米附高怕是没什么问题，但这个家伙可就难说了，毕竟成绩单在这儿摆着，万一考上名牌高中，恐怕会对补习馆产生不利的影响吧？可是，三木夫人既然为他担保了，说明他有一定的实力也说不定呢……”

父母也很着急，不惜花钱为正义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

可正义的基础相对城南中学的其他人来说还是太差，即便请了家庭教师，他的成绩还是没有明显的起色。这让正义非常懊恼。他觉得，就算是在人才济济的城南中学，作为一个“天才”，即使拿不到第一名，怎么也要站到前列才对吧？

怎么办呢？正义想到了一个最直接的办法——既然打算站到前列去，就要向已经站在前列的人取经。他主动找到了当时在全校名列第一的三木同学，向他请教如何才能迅速提高成绩。三木经不住正义的软磨硬泡，最后告诉他：“去森田补习馆就行了！”

森田补习馆是由一位姓森田的讲师主办的，旨在通过严格的培训帮助一些有潜力的初中生考上九州岛的王牌高中——La-Salla高中或久留米大学附属高中。这两所高中每年都有很多学生考入全日本赫赫有名的东京大学。可以说，只要能考上这两所高中之一，一只脚就算踏进了东京大学。

然而正义从小就很反感补习这种事。在他看来，补习是在家长、老师的监视下被动地学习，学习效率必然很低，而且难免会牺牲游戏的时间，而主动学习既能获得学习的乐趣，又能提高效率。

或许还有这样的原因：如果需要付出额外的时间才能赶上别人，那还算是什么“天才”？尽管如此，在“站到前列去”的目标面前，一切顾虑都是次要的。这似乎是正义有生以来第一次向现实妥协。也可以说，通过这件事他知道了，为了更高的目标，有些事情即使不想做也要努力去。

就这样，正义在母亲玉子的陪伴下到森田补习馆参加了面试。森田老师一看正义的成绩单就皱起了眉头。作为一家商业性的培训机构，森田补习馆最欢迎的当然是成绩好的学生，因为成绩好的学生相对来说可能更聪明一些，他们的提升空间也更大，培训起来才更有价值。可正义那糟糕的成绩单却分明告诉森田，这似乎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培训对

象。森田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正义的请求。

“难道就这么放弃吗？”正义回家时一路走一路想，“不，一定有办法的！”

他的斗志被激发出来了。正义思想想去，终于想到：如果有和森田老师相熟的人为自己引荐，成功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吧？可是，周围有谁熟悉森田而又愿意为自己出面呢？又想到三木同学，正义忽然眼睛一亮，心里有了主意。

很快，正义在三木的引荐下见到了其母三木夫人。

“阿姨，您能替我向森田老师说说话吗？”正义向三木夫人恳求道。

三木夫人看着正义，感觉好像有两团火焰在这个少年的眼睛里燃烧。“好吧。”善良的地点头答应道，“我尽力试试看吧！”

三木夫人带着正义找到森田：“森田老师，这位是我儿子的同学安本，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请您务必收下他！”森田转头看着两眼闪闪发

考虑了一会儿，森田老师终于做出了让步：“既然三木夫人您都这么说了，那就让他试试吧好了……”

就这样，在森田老师的辅导下，正义开始加倍努力地学习。不久，他的学习便有了起色。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的成绩开始大幅提升。当一个人低头努力时，时间总是过得很快。转眼到了初三，正义已经成长为班上的尖子生了。

终于到了决定中考志愿的时刻。正义遇到了有生以来第一个重大问题：LaSalla和久留米附高都是全国重点高中，选择哪个比较好呢？

以他的成绩来说，选择La-Salla高中似乎更稳妥一些，但La-Salla远在鹿儿岛，而久留米附高就在离北九州不远的福冈市，虽说入学门槛更高，但要能在那里上学的话就方便时回家了。

想到这里，正义决定报考后者。奔着进军久留米的目标，正义学得更加拼命了。

1972年2月，久留米附高新生录取名单公布，“安本正义”榜

上有名。

正义的毕业季里还有一段不得不提的小插曲。

那是关于他国籍的问题。自进入城南中学之后，正义一直都没有向任何同学透露过自己的国籍，得益于日本教育限制的宽松，校方也不知道正义其实是韩国人。有时候，这个秘密就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让他喘不过气来，只有在拼命学习时才能忘掉这个烦恼。

有那么几次，他很想对同学们说出自己的秘密，却迟迟没有开口。这并非因为身为韩国人而感到耻辱，而是因为他实在害怕同学们知道真相后会疏远自己。

临近毕业之际，正义觉得自己不能再隐瞒身份了。一者真相迟早会大白于天下，早说比晚说要好；再者，他已经与同学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不忍心再继续瞒着他们了。

那是一个令他难忘的日子。正义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结伴骑着自行车出去游玩。好端端的天忽然下起了雨，一群年轻人慌忙停好车子，狼狈地躲进了路边的一家烧烤店。

大家一边吃着烧烤，一边嘻嘻哈哈地聊天，只有正义一言不发。他正在琢磨怎么向同学们说出自己的秘密。这时，大家注意到正义有些不对劲，都把目光投到了他身上。

正义知道是时候说出自己的秘密了。“有件事，以前我从来没说过，现在也在犹豫该不该说……”

“什么事啊，正义？”

“其实……”正义关注着大家的反应，故作轻描淡写地说着，“其实我是韩国人……”

“……”大家都瞪大了眼睛。谁都没想到，这个素来被大家敬重的、聪明而热情的安本同学竟然是韩国人！有人心里顿时升起了一种被骗的感觉，也有人觉得无所谓——毕竟这里本来就是生活着很多韩国人，学校里也有几个韩国学生，只是他们都没有安本同学这么优秀罢了。

正义又诚恳地说：“我怕你们知道真相后就不愿再和我做朋友，所以现在才告诉大家，真是对不起！”